

西洋  
美術  
新  
論  
集

LIBRARY

一六七八

SHANGHAI COLLEGE  
LIBRARY

上海滬江大學圖書館

Acc. No. ....



文藝論述之一

# 西洋文藝論集

韓侍桁輯譯

一九二九年九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本

一九二九年五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

西洋文藝論集

每册實價九角

輯譯者 韓侍柝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處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 西洋文藝論集目次

## 特殊散文的研究

1	.....	一
2	.....	一九
3	.....	三七
4	.....	五七
法國浪漫派作家	.....	六九
十九前半世紀英國的小說	.....	一〇三

十九後半世紀英國的小說	一二七
論近英的文藝批評并同時代英法文學界的關係	一八九
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二三五
托爾斯泰的『復活』	二五五
美國文學雜論	二六七

## 特殊散文的研究

(1)

### 單純底力的藝術：北歐作家

講到散文上的種種藝術，我不想只特別限定於研究英文學中的東西。因為關於散文的偉大底藝術，我們可以從他國文學中比從英國文學中得到更好底例；並且更因為它們有許多處是與古代日本作家的最好底作品相似，所以能特別地使日本學生們覺着親切。在英文學中，若想尋找像古代日本故事那種與細緻底生動相化合的單純，那種例實是很少的。但是我們從北歐作家的作品中，常常能找出極相似的來；並且它們最精美底作品，翻譯到它親族底英語中，仍不失却那原有的驚人底魅力。

有兩種方法可以寫作藝術底散文（自然是有種種不同底方法了，但是可以總列在兩大類之下），這兩種都是很有關於作家的性格。有一種作品，它的效果完全是根據生動底與力底感覺，這是由於觀察的好訓練。一個人能夠銳敏地聽，銳敏地看；他必定是會好好地訓練過應當怎樣去應用他的眼與耳，——小心並要迅速；並且他曾因為經驗能深知正確的價值與誇大的危險（無論如何，誇大也只是觀察與思維的不正道底方法），——像這樣底一種人，只要是他能夠寫的話，是容易寫得很有意味的。強壯單純底散文的最好底例，便是古代北歐人們所寫的那些書籍，那些人們的一生，大部份全是消耗在戰鬥與狩獵中。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我上邊所指示出的種種訓練的結果。一個人能夠知道日常生活中任何時的一點錯誤，可以影響到自己的與子孫的生命，這樣底人容易成爲正確觀察的人。他同時還可以成爲一個具有優秀感覺與正確判斷的人；因爲眼光短小底人與聾子與僂子在北歐作家所屬的那種社會裏，幾乎是不能生存的。凡是我的判斷力所能達到的，我幻想着，有些古代日本作家，在他們的作品

中曾給了這同樣底材幹——理解力的與辨別力的——的證明。現在在歐洲作家中，我們有許多尚仍生存着的例，他們的力量完全是賴於這同樣底性格。這一類文學的現代作家，與我們現在正要討論的那些作家相比，實在已經遠沒有那樣單純了；他們都是在現代專門學校或是大學受過教育，因此他們的教育給了他們作品中的一定底色彩，這在古代文學中永遠不會尋到的。但是只有一兩個作家，能夠用一種驚人底方法保有古北歐作家的那種最良好底特色，即便是現代底北歐人，或者至少是斯坎地那微亞人。我想最好底一個大概是薄榮斯梯爾涅薄榮松（Bjornstjerne Bjornson）。我們以後有機會可以另講一講他。

寫作藝術底散文之另一方法，是更異常屬於主觀的；這是主要地有賴於作家的「美的內感覺」，——也便是有賴於他情緒底感覺力與能用些最精選底字句表現出這種情感。關於這種形式的散文作法，現在無需多講；我們以後將要專討論它。我們只可以說，它與完美發達的外部感覺一點都沒有干涉，它與敏捷底理解力或辨別力也是



同樣；實在的，有些這種文學的最偉大底作家，曾有些體格不健全底人，或是絕望底病者。

現在讓我們從古北歐敘事的文體中，選出一段例來看。這樣作品是曾出現於十三世紀的前葉；題材是描寫在冰洲海濱的一個小島上的一件戰爭。曾被派到當地去的基督教僧正，名叫高得夢特（Gudmund）的，當時是正有困難。有些人是斷然要殺他，有些人是決定要保護他，——屬於後者的是兩位勇敢底朋友：艾藥甫（Eyolf）與阿龍（Aron）。概略是開始在這一點，僧正這方面是敗北了，幾乎每一個人都被殺了，只剩下了這兩位朋友。阿龍是兩者中稍軟弱底一個，他決心固守着原地戰鬥到底。艾藥甫決然是不想使他這樣，所以他為想救助他的朋友，用了一個巧計。這全篇故事是在 Sturlunga 神話中敘述出來的。我希望你們能於其中感到趣味；因為它對於我彷彿是與古代日本歷史中每些事件都極端的相似。

艾藥甫走到阿龍與斯屠拉（Saurja）曾相遇的地方去，他尋到阿龍正持着武

器坐在那裏，四週圍却橫倒着些死傷底人。艾藥甫問他的從兄弟，是否還能走動。阿龍答說他能夠，所以他站起身來；他們倆順着岸走了一會兒，直走到一個隱秘底海灣；——在那裏他們看見已經漂浮着一隻船，五六個人把着櫓，船頭向着海。這是艾藥甫的預置，以防突然底急需。現在艾藥甫對阿龍說，這隻船是爲他們倆預備的，因爲在那個時候他看出對於僧正沒有更能盡力的希望了。

「但是我要等候着好時機，」艾藥甫說了。

「我看這好像是一個奇異底計劃，」阿龍說；「因爲我曾想在這次危難中我們永遠不須與僧正高得夢特相別。現在尙還有後事，並且我起誓我不願意走，除非你先上船。」

「這我不能從命，兄弟，」艾藥甫說，「因爲這裏是沙洲，我又不願意使舵手們離開他的舵，而把船推走；並且像受了你這般傷痛的人，走這樣底路又是太遠了。你應當先上船去。」

「好罷，但先要把你的武器放在船上，」阿龍說，「這樣我才可以相信你。」阿龍走上船去，艾藥甫也如阿龍所要求地作了。艾藥甫在後邊涉着水走，推着船，因為這個淺灘延長得很遠。當他看着時機到了，他從船尾上取出一把戰斧，用他的全力把船一推。

「別了！阿龍！」艾藥甫說；「當上帝容許的時候我們將要再見。」阿龍因為受了傷痛的消損與出血的疲倦，所以也只好那樣了；這樣底別離對於阿龍是一種悲苦，因為他們倆永不會再見了。

這時艾藥甫對着櫓手，呈訴他們要盡力地撓船，當天不准使阿龍回到哥利姆希來，假若他們能夠維持的話，最好多延長些天。

他們把船撓走了，有阿龍在他們的船裏；但是艾藥甫又轉回岸邊，走進那停着的一隻大渡船的船庫裏去，這是屬於農夫哥拿蒲的。正好在這時候，他看見斯屠爾拉的一隊人，從方場那邊狂暴地走來，在那裏他們是已經施完了他們的惡行

了。艾藥甫以這船庫爲障地，決心只要是運命允許他多久，他便要與他們對敵多久。這個船庫是有雙重門的，他用重石把門堵上了。

希爾哇特的一個黨徒，而且是據有高位的布蘭德，他一閃眼看見了一個閃動的人影，於是 he 向着黨人們說，他想他是找到艾藥甫迦爾松了，所以他們必須隨着他。這時斯屠拉是沒有在場。他們已是全部的十之九了。他們走近船庫。布蘭德問是誰在裏邊？艾藥甫回答說是他。

「那麼，你應當出來，到斯屠拉的面前，」布蘭德說。

「你們肯答應我而讓步麼？」艾藥甫說。

「那是不能的。」布蘭德說。

「那麼，你們那方面先攻吧，」艾藥甫說，「我這方面守着，我看彷彿人數是太不公平了。」

艾藥甫有一身鎧甲與一個大斧，這也便是他所有的全部了。

現在他們攻他，他巧妙而且勇敢地防禦了；他切穿了他們的槍柄——雙方都是強力底擊打。在這一場戰鬥，艾藥甫的斧柄斷了，他拿起一把櫓來，於是又是一把，兩把都被他們擊碎了。在這一次戰鬥，艾藥甫的脅下受了一槍，這就算完事了。有人說他把槍頭從柄身斷開，槍頭便那樣停在傷口裏邊了。現在他知道他的防禦已是最後了。於是他作了一次突擊，在他們沒有知道的時候，他已經穿過了他們這邊。他們沒有預料到這一點；但他們仍是很靜得住，一個名叫馬爾的一刀就切中了他的踝骨，所以他的腳跛蹙地垂着了。這種樣子他滾到沙洲去，但海水却又正是起潮的時候。在這樣底窮境裏，艾藥甫抵禦着而且游泳着，他游泳到離岸十二尋的一座岩石上，他跪在那裏了；於是他才覺到他的全身已經是都倒在地，他伸出他的雙手，轉向着東方，像是祈禱一般。

他們放下了一隻小船，隨在他的後面。當他們走到了那座岩石，就有一個人對着他拋進去了一個槍頭，隨着又是一個；但是從那些傷處全沒有流出血來。於

是他們回到海岸找着斯屠拉，把事的始末清楚地講給他聽，說清敵人是怎樣被他們毀滅的。斯屠拉相信這一定是一場光榮底防禦，另一個人也是這樣想着。他聽見這種奇聞他表現着很是歡喜。

好了，就在這一篇人類的記錄中，你們會觀察出什麼特殊點了麼？我想你們一定能鑑賞它的力；但是我疑惑，是否你們會注意到它所運用的力量與現代底方法是有怎樣地極不相同。

第一，請你們注意裏邊幾乎沒有許多形容詞；共總有九個或是十個——就算我們說是十個。在你們所抄下的這一段精選中，它們是三百字一頁的，一共只有兩頁半。這就是說在全部七百五十個字之中只有十個形容詞，也就是每一個形容詞是一百個字中的一份子。我想你們必須要看過了無數萬無數萬的現代英文書籍，或者才能找到這樣底一個例。裏邊無論那一個字若是消滅下去，都要對於文字的效力有所損失。這樣底敘述大概是不華麗的；但它確實是力的經濟，而這一點也便是所有底華麗的根

基。

其次請你們注意，這裏邊並沒有描寫——連一點的描寫都沒有。裏邊提起了房屋，岩石，船艇，並且用最熟練底方法把一次爭鬥也敘述了；但是什麼都沒有描寫。可是每一件事我們都是看得多麼的清楚啊！——北海的冷灣上漂浮着一隻船，那勇敢底武士把他重傷底兄弟救上船去，於是便是在船庫中那不平衡底戰鬥，在這時我們確實是可以聽到船檣折斷的響聲。裏邊沒有人面的肖像；但是我仍確信在每一段戰鬥的插話中你們都能看出這位勇士的面孔。大概北歐民族並不是最先發明出偉大底作品中是不必定需要描寫的。在他們的詩裏他們歡喜用描寫；在散文中，他們却要避免它。但是像這種方法地避去描寫並不是需要少底技巧，——是要使動作與事件的自身創造出圖畫來。最先你們讀着它的時候覺得它的單純彷彿似一篇學校兒童的作文；但是在世界中沒有比這樣東西更難寫的了。

第三要請你們注意，這裏邊並沒有表現着情感——偏愛與同情。確實在一處是

會說到艾藥甫是「巧妙而且勇敢地防禦了」，但是北歐人却永遠不肯說他們敵人的壞話；假若他們最大底敵人是善於戰爭，他們也因此給它一種信用，但不是當作同情，而是當作真理。確實是從這段敘述的收尾，我們可以看出，形容詞的「巧妙」與「勇敢」，是絕沒有含着絲毫的同情的；因為那些殺了艾藥甫的人們的主人，聽了他這次勇敢底戰爭也是很歡喜的。請小心地留意這一點。當這些人殺了一個弱者時他們並感不着快樂；他們只是在一次勇武底鬥爭中，殺了一個勇武底戰士才覺得很快活。這位主將歡喜了，因為他的人們是已經殺了一個值得殺的人。所以，——像我所曾說過的！——在全篇故事中沒有一點個人的情感。但是，在讀者中又起了些什麼樣底情感呢？這又是多麼驚人底藝術啊！在讀者的心裏創造出情感而在敘述中壓抑着它！這是寫實主義的最高藝術，關於寫實主義，在最近數年來你們已聽見得很多了。十九世紀中我只知道有一個作家是有這同樣底寫實的力，——最近底法國小說作家莫泊桑。在他的腦髓尚沒有軟弱，瘋狂尚沒有毀壞了他驚人底才幹之前，他也能不用一個情感底



字與暗示而能創造出最有力量底情感。以後我將要試驗着用英語給你們一種關於他的力量的短模型。

假若你們肯思索思索這三件事——形容詞的稀少，描寫的缺欠與情感的壓抑，我想你們將要看出它是怎樣驚人底作品了。但是這樣少有底例，在一百篇之中也不過是僅能有其一。從某些點上來，這種秘密在現代裏也便是安徒生所以能使他的讀者們驚訝而且歡快的原因。這位無比底童話與怪異誌的作家，他的作品是充滿了深刻底哲學意義，也如你們所知，他是一位北歐人，並且在血統上也就是那在十三世紀會寫作艾藥甫故事的人的後裔。現在我要從古冰洲語尼阿爾（Njá）的神話中，給你們這樣一篇同類的小故事。你們可以從裏邊發現所有同樣底特質。這篇故事敘述得幾乎是日本底了，——是一件關於古代殘忍底風俗的復讎的遺事。在北歐人裏，也像在古代日本人裏一般地，弟兄務必必要替弟兄的死報讎；父親要替兒子復讎；每一個人的死總有他的親族替他報讎的。假若真是沒有男人的時候了，常常會現出一個勇敢底女